

Exploring the Path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Pan-entertainment Carnival

Jin Zhigang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er Arts, Beijing, China
Jinzhigang2004@sina.com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hinese society has entered an era of universal pan-entertainment, which is an objective manifestation of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 reaching a certain height and the overflow of inner feelings. The diversified world provides people with more life patterns, but the fragmented life breaks the complete time and space, occupies all our thinking and influences our judgments. The public is keen to pursue the world of entertainment to death. Performance of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itself is an important form and means of expression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cademic performance ought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performance, guarding against the trend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and avoiding the comprehensive hunting of pan-entertainment.

Keywords: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dystopian, pseudo-academic, ultimate goal, strengthen the country through culture*

大众泛娱乐狂欢视域下学院派表演路径探索

靳志刚

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 北京, 中国
jinzhigang2004@sina.com

摘要:

随着时代发展, 中国社会进入全民泛娱乐狂欢的时代, 这是在物质文明映射下, 内心情感外溢的客观表现。大量爆炸信息流和泛娱乐资讯刺激着大众的感官系统, 操控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多元化的世界使人类有了更多生存的方式, 但碎片化生活打碎了完整的时空, 占据了我们的思考和判断的空间, 大众热衷追求娱乐至死的世界, 当代社会正如英国反乌托邦作家赫胥黎的预言那样: 毁掉我们的, 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 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戏剧影视表演本身就是娱乐产业重要的表现形式与手段, 保持表演的原始功能, 警惕被过度消费的趋势, 避免泛娱乐化全面围猎, 是学院派表演的重要责任。只有正视面对现实才能探寻从艺真谛, 深刻剖析权衡利弊找到出路, 突破娱乐壁垒, 坚定学院派最终文化导向。

关键词: 娱乐至死 反乌托邦 伪学院派 终极目标 文化强国

1. 前言

上世纪 50 年代, 应中国政府邀请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普拉东·乌拉季米诺维奇·列斯里为代表的一批莫斯科艺术剧院和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的教授来到中国, 辅助中央戏剧学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导演和表演教学体系, 奠定了正规的戏剧基础教学方法, 并开办了导表演干部训练班, 培养师资力量。从

此之后, 中国各大艺术院校表演专业大都采用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表演教学手段和方法。学院派一词就是指接受过正规斯氏体系训练的专业演员创作表现手段的别称, 学院派表演在上世纪末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高峰, 几乎垄断了中国戏剧、影视表演的大半江山, 并且在国际影坛获奖无数, 创造了一个个艺术奇迹, 也引领了几代人的美学思想。但是, 从 21 世纪开始, 随着文化表达手段的日益丰富, 更到的新展演手段呈现在大家面前, 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自媒

体更是给学院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新时代把握好学院派表演的发展方将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2. 娱乐至死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表象特征

随着当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大众对精神慰藉有了更高的需求，普通的新闻资讯已经无法调动感官神经系统。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迅捷，新鲜事物层出不穷，“逗比”一词就是出自于网络语言，大概意思是说某个人很逗，有点犯二犯傻，有点可爱的意思，随着它的传播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有人将它用作中性词，由于使用者甚广，现已被最新版牛津大词典收录。如今，“逗比”已经突破了一个词语的范围，延伸成为一种新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对待生活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生活里面不惜蹂躏自己去娱乐别人，追求一种自嘲、无奈、和调侃戏虐的逗比人生。

2.1. 逗比生活已经成为大众发泄情感，自我麻醉的解药

在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里面，喜剧演员池子说“我高中老师说，你就靠臭贫，将来能当饭吃吗？事实证明我能。”现场观众鼓掌哄堂大笑，已经没有人再质疑这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已经过去，只要大众认识你，你就走到哪里都不怕，知名度即流量，流量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幸福生活的保证，这是当代社会很多人的座右铭。所以在这个时代，段子手横空出世，大家拼命追求笑点，人人都争当逗比能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有人说生活太艰难了，当然要找点儿乐子，否则太没有意思了，靠快乐麻痹自己的神经，逃避现实的压力，寻找一切让自己快乐的机会。美食、购物、旅游、消费、不求最开心只求更开心，这就是当代大众普遍的心理。

2.2. 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延释手段，无国界娱乐化已蔓延全球

如今，这种逗比式的生活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它已经不是个别偶然现象，甚至在极为严肃的政治选举中也屡见不鲜。2017年5月39岁的马克龙当选为法国总统，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经过最终投票统计，法国大部分女性把选票投给了这位年轻帅气的领导人，“颜值即正义”“颜值就是生产力”是她们喊出的口号，伴随着新总统高颜值的还有比他大24岁的妻子也随之走红，老妻少夫的师生恋比电影剧情还要精彩，女权主义也站出来为之振臂高呼，一时间大家猎奇的心理超过了竞选总统本身，这种铺天盖地的礼赞，到底是娱乐狂欢还是言论自由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振奋了所有观众的神经。娱乐致死已经渗入到生活的点滴，不分时间场合，转换身躯就以另外一种姿态呈现，生活即娱乐，娱乐即生活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态度。

从传统的纸媒到有声画的电视，再到多媒体互联网，每一次中间媒介的发展都加强放大了娱乐的功能化。随着物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每个人都裹挟登上了生活的列车，大家都在物质和精神的铁轨上高速行驶，在这种情况下娱乐至死的几率也显著提高，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著名的“3S”理论提出 Sex Sports Star 是控制大众最有效的方法，只要掌握了 3S 的资源信息和流量就控制了大众文化娱乐发展的方向。

3. 泛娱乐是当代大众高压生活的寂寞狂欢

“泛娱乐化”是指以消费享乐为核心，以现代媒介为载体，通过戏剧化的滥情粗俗表演达到娱乐快感的一种社会现象。为了适应时代高速发展的需要，信息流被切割成碎片，各大网站、视频平台的民间表达更趋向于内心的一种情绪传达，通过夸张炫耀的视觉表现，荒诞离奇的表演情节来娱乐大众。

3.1. 孤独是泛娱乐化滋生蔓延的温床

都市的现代人生活中普遍都有强烈的无意义感，总有不被别人理解，被世人抛弃的不适应感，这些都是孤独的一种体现，“孤独”这个词被大众强调是现代才发生的事。从进化角度来审看，人原本是群居动物，孤独就意味着暴露和危险，甚至和死亡联系到一起。但时代在发展，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关系不再是稳定的长久关系，而是变成了无数个微弱的，似有似无的联系，一旦脱离了这种稳定的关系，人们就会紧张无助，被孤独感侵蚀。打开手机发现通讯录里面没有人可以去诉说真情，许多人宁愿宅在家中也不愿意去和朋友聚会，宁愿关心宠物的生死却对社会的疾苦置若罔闻，这些都是现代年轻人的普遍特征，孤独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年轻的“现代病”。长期生活在孤独的环境极易使人产生抑郁症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有80万人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柳叶刀》杂志数据显示，我国有9000万人处于抑郁状态，平均11人就有抑郁症，孤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杀手。

泛娱乐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心境下发展和壮大的，为了逃避孤独，大家都拼命寻找快乐，所有的快乐也被无限追求放大，当代社会每个人都在拼命让自己快乐。但是人的本性注定不会满足，总是希望寻求一种更新鲜更刺激的快乐来超越现有的生活，无节制的追求越来越疯狂，精神的要求从不肯停下脚步，最终越娱乐越空虚，越空虚越追求更高的娱乐，这是一种永不停止的怪圈。

3.2. 大众麻痹心理导致文化信仰的丧失

为了满足更多人的受众，创作者也绞尽脑汁用内容和表现手段来引流，以当下流行的短视频为例，出现了一种“六秒钟”现象，如果在短短六秒钟之内不能吸引受众者，那么内容就会被抛弃，观众转而寻找

新的资讯。互联网时代，如果信息不够震撼和浅薄就会淹没在众多其他信息当中。为了取悦大家的关注，所有内容生产者都会下意识博取大家的注意力，忽视除了要传递更多重要的信息，避重就轻迎合消费者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哗众取宠模式下，展现出来的是赤裸裸的欲望、宣泄、猎奇和审丑，标题党与假消息横行无忌，狗仔队窥探明星的私生活，大众关心别人衣服之下的隐私，脑子里充斥着阴暗、低俗和固化的趣味，嘲笑弱者的悲剧，欣赏堕落者的丑陋，惟恐天下不乱。英国作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有这样的预言：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怀疑的人。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预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会在劫难逃。

4. 学院派表演与泛娱乐化辩证主义关系

表演从 2000 多年前古希腊起源开始就有娱乐性基因，虽然那时主要是为了宗教膜拜，增强呈现的仪式感，但是在祭祀之后的游行队伍里就有人扮演小丑来活跃现场观众，增加娱乐的氛围。近代表演艺术，不论是电影电视、戏剧舞台艺术、还是戏曲歌舞表演，娱乐性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当代社会中它承载了娱乐大众，传递思想价值，提高人民修养的功能。这是由表演艺术的先天基因所决定的。在任何一个时代统治者都希望通过表演特有的传播形式，充分发挥了它的功效，承载更多的阶层意愿，即使在世界娱乐工厂的好莱坞，影视作品中也被赋予了浓厚的美国民族价值取向与精神内涵，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输出手段，所以表演创作是社会主流文化重要的窗口。[1]

4.1. 学院派要有抵御文化同质的基因抗体

很长一段时间，学院派是保守过时的代名词，日日新鲜的社会需要产出大批量的明星，以期满足大众的不断猎奇的心理追求，虽然学院派有最优质的资源，但是产出流量明星的速度缓慢，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于是社会就出现了到底还需不需要学院派的声音，甚至对学院派培养人才的模式也产生质疑。2000 年前后中国社会风起云涌一般兴起助教办学的热潮，各类培训机构，演艺学校和文化经济公司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他们的招牌上只有两个大字“速成”，只要有需求就有人为你打造包装，电视台的选秀层出不穷，海选、PK、手机投票、粉丝，大家都沉醉在这场世纪狂欢中，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super star，一场平民造星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经过 20 年的洗礼，这场全民的盛宴已经渐渐拉上大幕，如今，在回头审视那段全民娱乐所带给的启示，更印证了学院派应该在社会文化中承担的责任，没有坚定的文化导向，社会也会迷失坐标，人类将陷入自娱的泥潭，无法自拔。艺术创作不是魔术技法随手可以拈来，也不是节日的

焰火转瞬即逝，它需要沉淀和坚持的定力，在缤纷繁杂的社会保持清醒的头脑，拨开迷雾辨别清楚未来发展的方向。学院派是保证社会发展前进的根基，是社会文化的基础，它不仅有文化传承与延续的作用，还有对未来社会发展，舆论导向引领的重要功效，当代社会过度的泛娱乐化麻醉了学院派艺术的本质，酥软学院派的精神内核，丢弃表演的最终职责。

4.2. 学院派要在站稳脚跟前提下稳中求变

学院派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完整丰富的教学体系，在新中国文化发展之路上影响了几代国人的思想意识，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主路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国门的深度打开，当代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世界主流文化产生了深刻碰撞，在这种多元化的环境中，文化职责也产生了微妙变化，大众已经不愿意接受之前的那种说教式的文化输送，转而对清新自然能够打动心底的表达形式报以极大的热情，这就是微博、微信、短视频这些视听传达手段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

“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是学院派的艺术创作主旨，从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全国也进入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旧建新的发展模式，经过三十年的巨变，城市全都变得绿树如因，漂亮整洁。但人间的烟火气息也随之消失了很多，创作者已经不能在身边发现艺术的源泉，如果想打开思维就要安排专门时间去采风，这样的创作环境很难再出现像《茶馆》《雷雨》《家》那样脍炙人心的佳作。今天的学院派也存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为艺术创作提供保证的生活来源越来越少，学生受社会快节奏影响，也不安心在学院的学习。面对这样的现状，学院派不能再固步自封，大胆开发新的导创手段，调整教学手段，主动接轨社会生活，引导学生创作思维，重塑新学院派在社会的影响。[2]

5. 学院派在社会生活中价值体系定位

5.1. 学院派是当代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后盾保障

中国五千年文化根系是学院派的强大基石，中华文化自信源自国家的强大，中国的学院派创作要用中国文化的表达手段呈现，学院派要举起民族文化的大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探寻传统文化的感染力，挖掘东方文化的艺术魅力是学院派义不容辞的责任。文化发展与经济繁荣紧密相连，二者互倚支撑，当代世界正在经历百年大变局，崭新的时机摆在各国面前，文化输出应该走在最前面，文化输出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代表，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方式，有机构在全球做过一次调查，当地球遭遇危机你会选择那个国家领导世界帮助人类灾难，90%被调查者都选择了美国，问其原因，都是因为好莱坞电影里面出现过美国拯救世界的剧情，这就是典型的文化输出对大众的

影响。当代中国正在走向复兴的民族伟业，站上更高的舞台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文化通则经济顺，把中国文化呈现给世界是学院派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3]

5.2. 学院派既要放眼世界又要扎根中华文化的沃土

学院派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始终认清楚自己的责任与任务，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即要勇于承担文化强国的重担，学院派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伸。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派切忌不能端着高贵的架子俯视一切，依靠自身优势倚重自负。学院派的创作基因里面流淌的就是生活的血液，它的前身就是从百姓生活里滋生，从民间的艺术里面走来的，是人民群众浇灌开学院派表演创作的花朵，让它发芽开花，茁壮成长，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学院派创作最终还是要回到大众生活，这里面蕴藏了无数的宝藏，生活这片艺术的沃土肥美而旺盛，丢弃了这一大片创作源泉就无发开出摄人心魄的艺术花朵。学院派更要清楚艺术以服务人民为荣，为大众创作为美，回归到为人民创作的轨道上，一切表达都以大众的心声为重，在这个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坚决不能含糊，这关系到学院派的生存与发展。当学院派的作品脱离群众百姓的生活，不能和大众产生共鸣，那些泛娱乐的低俗作品就会趁虚而入，占领大众生活的主场。[4]

6. 学院派在创新时代发展的最终目标

学院派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在统治阶层维护自身的繁荣稳定基础上而发展壮大的，这是它的历史血脉传承任务。在这种背景下，遵守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服务大众普世审美也成为学院派创作的精神要义。学院派要清楚明白的首要问题，是为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看清楚自己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学院派立命的基础。[5] 不清楚为谁扬帆掌舵就失去发展方向，不明白培养什么人也就丢掉发展动力，不知道为谁服务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学院派是阻止社会文明下滑最重要的一条防线，失去这条导向防线，社会价值体系也将随之崩塌，之后就是信用杠杆倾斜，最终导致全社会良性风气的后退。学院派始终要认清自身的责任和任务，坚定维持主流体系的方向，警惕社会污浊艺术之风的侵袭，同时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创作思潮，扎根社会立足生活，衔接好代际传承关系，培养风清气正的文化领军人物。

虽然学院派在新时代承担了为社会指引方向的责任，但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所有人警醒，那就是伪学院派的作风正在高校悄悄蔓延，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在繁复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学院派自身内部散溢出来的乖戾瘴气，某些教师和学生缺乏思想政治的学习，不想责任只求索取，把学校当成社会庇护的温床，躺在床上整天想的却是外面的风景，满脑子里面装着都是依靠在学院学到的手艺去社会成名捞钱，甚至还把这种想法灌输到同学的思想里，搞得

整个环境人心惶惶。相较于泛娱乐的影响，这种伪学院派的毒瘤危害更大，它可以变质自身的内部肌体，并逐渐蔓延到整个系统，最终导致全身的病变，无药可医。我们要清醒的辨别真伪学院派，针对伪学院这种倾向要有勇士断腕的气魄，敢于清创自身的伤痕，决不允许它败坏了整个行业发展，方针导向是重中之重，决不可有任何马虎大意。[6]

7. 结语

大众泛娱乐的社会现象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衍生转变的过程，这里面既有时代发展的原因，也有人自身的内在要素，社会演变进程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存在即合理”，只要保持适度范围内，不对社会文化产生致命性的伤害，我们就暂可以不必过度紧张。既然在短时期内它不会消失，学院派表演也要学会和泛娱乐文化和平相处，多文化世界给了大众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各种意识形态表选相互映衬也不失为一种文化现象。相信随着精神文明的不断完善，大众泛娱乐也会逐渐退出主流传播渠道，到那时才可以真正建设良固的文明垮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前进，形成优绩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

REFERENCES

- [1] Zhang Zhongnian. (1995) Theater Directing. Strait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ujian.
- [2] Wang Shuyan, Lin Tong. (1998) Introduction to the Acting Skill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ctors.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Beijing.
- [3] Lin Hongtong. (2000) Performing Arts Tutorial.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Press, Beijing.
- [4] Wang Shide. (1999) Film Aesthetics.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Press, Beijing.
- [5] Béla Balázs. (2000) Film Aesthetics. China Film Press, Beijing.
- [6] Carmel O'Sullivan. (2017) Practical Guide to Planning Drama in Education.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